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圖書館

聯合畫報

第七十期

週刊

（本期共一張半）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十日

聯合畫報社出版
發行人：司徒華
主編：舒宗僑
社址：重慶保安路二一一號
發行所：聯合出版社
電報掛號：三九七三
電話：四一九四七
定價：每份四元　三月六十元　半年一百廿元（郵費在內）
廠址：南岸黃桷埡上段26號
印刷者：文化建設印務局
辦事處：內政部登記證警字八二八號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
渝誌字第一〇四號
中華郵政登記第一類新聞紙類
東川郵政管理局執照八三三號

本期重要目錄

武士道的末落
馬紹爾一役日寇死傷重大
太平洋戰局近訊
蔣委員長檢閱在印中國軍隊
在盟軍陣中的義國士兵
美新式飛機巡禮
地獄俯衝機最新式之一
常德大捷名將錄
何總長檢閱教導第一團
美海岸警備隊女隊員　王世驊
戰士之母俱樂部
大戰中小新聞
空手作戰的飛行員（漫畫）
發揮威力
一九一八之陰影（漫畫）

「武士道」的末落

在馬紹爾一役中，日方死傷重大，這裏一個發報完整的日軍，還沒有離開戰壕，已經一命嗚呼了。長慣戰爭，已經成了今日「武士道」的特徵了。

美軍開始進攻馬紹爾羣島以後，先則以奇兵砲擊日方之千島羣島北端之幌筵島，繼又進攻土魯克，毀敵船達四十艘之多，在此諸役中，除證明日寇戰鬥力量之薄弱外，更發見了寇士兵鬥志之衰落，昔日受軍閥愚弄，寧可戰死不肯投降之「武士」均不戰而走，或是一戰即降的了。「武士道」的末落，就是日本軍閥崩潰的先聲。

在安尼威吐克登陸的美軍，遭受了很微弱的抵抗，圖示美軍在經過一番灘頭爭奪戰後，即追踪敵人，向安尼威吐克內部挺進時的情形。

日機企圖為爭國的「武士道」爭一口氣，前來襲擊美艦，却被美艦高射砲擊中下墜。

襲擊吐魯克之役中，美軍擊落及損毀之敵機數在二百左右，圖為墜入海中之日機。

太平洋戰局近訊

太平洋中很多無名的小島嶼中，埋着不少「皇軍」的「忠魂」，他們來時莫明其妙，去時也莫明其妙，糊塗地生，糊塗地作戰，糊塗地死。圖中木柱上的標明死者是第十四設營隊布納進擊隊的一員，他在沒有設營之前，已經作了他鄉之鬼了。

常德大捷名將錄

（中央社攝）
（缺王耀武將軍像）

王纘緒

頭髮斑白身經百戰的某戰區副司令長官王纘緒將軍。他在鄂西會戰及此次常德會戰中担任第一線的作戰任務。當中外記者赴桃源視察時，王將軍曾以其戰利品的一部，滿陳十三間房屋，作一小規模的展覽。敵軍戰馬數匹和俘虜八人可說是活的戰利品。（右圖）

李玉堂

第三次湘北會戰，死守長沙城垣，吸引敵軍主力的某集團軍副總司令李玉堂將軍，他在這次常德會戰中，率部担任第一期增援常德，正面攻擊敵軍的任務。以身殉職的孫師長明瑾孫師參謀長何竹本，及身負重傷的葛副師長先才，都是將軍麾下的猛將。（右圖）

歐震

左圖是十八歲投身行伍，曾渡二十五年軍營生活的某集團軍副總司令歐震將軍。他在這次常德會戰中，担任指揮第二期增援部隊的任務。攻德山，克常德，即是他的部隊。他治軍的要訣是：待部下如家人，視士兵如骨肉。

魯道源

某軍軍長魯道源將軍，常德東門鮮艷奪目的國旗是他再掛上去的。將軍饒勇善戰，能詩善畫，在戎馬倥傯之際，曾賦詩數十章，描寫常德的大捷。將軍酒量甚豪，千杯不醉，據說打到東京，他願向他的部下，每人敬一杯酒。（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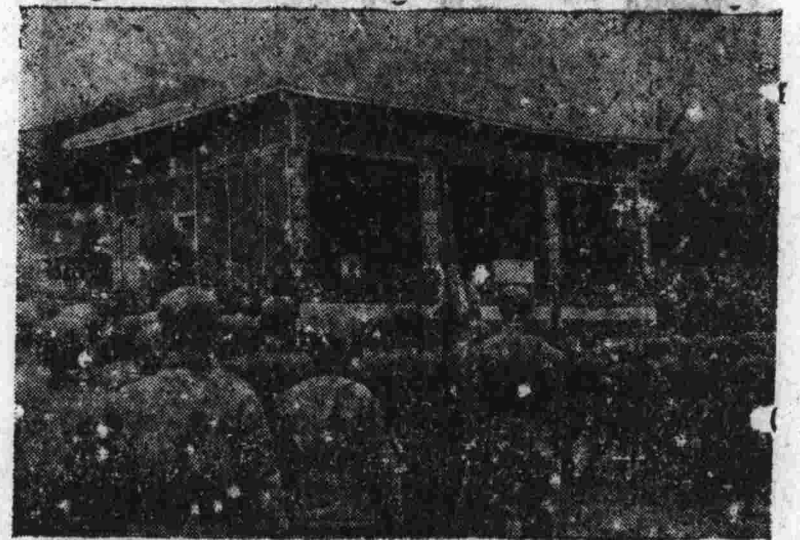
侯鏡邦

新××師師長侯鏡邦將軍。他是衝入常德城的第一個高級將領。他和他的士兵，曾得着長官部的一筆犒賞，但是他用左手拿過來，又用右手分發給了難民。他一再稱頌濱湖民衆的忠勇。他認為軍民合作是常德大捷的原因之一。

★哈囉！通不通？

一位美國陸軍通訊隊隊員正在義大利境內檢查通訊電線，和總部通訊。左下角一輛「吉浦」車是用以載運電線的。這種通訊線在追擊德軍進攻羅馬時，有絕大的功用。

★學生遠征：教導第一團大檢閱★



教導第一團於二月間舉行入營典禮，何總長親臨主持，對受訓中之知識青年，諄諄訓誨，演說歷二小時之久。（中央社攝）

何總長於參加主持教導第一團入營典禮後，親自檢閱受訓學兵隊伍時之情形。（中央社攝）

蔣委員長檢閱在印中國軍隊

蔣主席參加開羅會議後，曾檢閱東印中國砲兵訓練營士兵，右圖右起為：蒙巴頓將軍，蔣夫人， 蔣主席及蔣緯國公子。→

在東印×地受訓之中國軍隊，齊集訓練營大操場上，立正恭聆 蔣主席訓詞時之情形。↑

蔣主席，蔣夫人及東南亞洲盟軍總司令蒙巴頓將軍乘美軍之吉浦車赴訓練營途中之情形。↓

在印受訓準備反攻日寇之中國軍隊，配備精良，鬥志揚溢，左圖為彼等受 蔣主席檢閱時列隊前進之情形。←

新驅逐艦

這是美海軍重驅逐艦的一種，這艘驅逐艦當被用作驅逐艦隊中的旗艦。圖中這艘新驅逐艦正從美東部造船廠中出來舉行下水典禮，準備參加海軍作戰。

★在盟軍陣中的義大利士兵

上圖中義大利第一裝甲隊砲兵正拖着一〇五釐大砲去追擊德兵 下圖中盟軍正在檢閱一面德軍軍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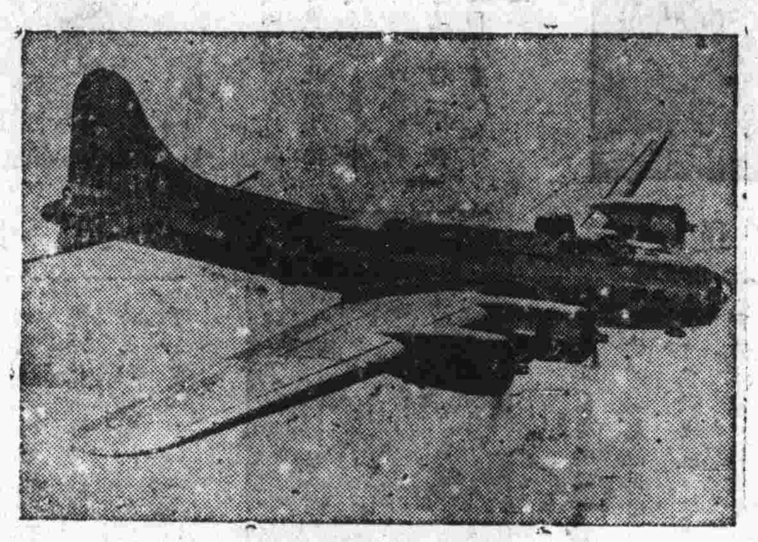
美國一位軍曹（圖中手攜鋼盔者）正在和一隊目前已和盟軍並肩對德作戰的義大利士兵們閒談。←

聯合畫影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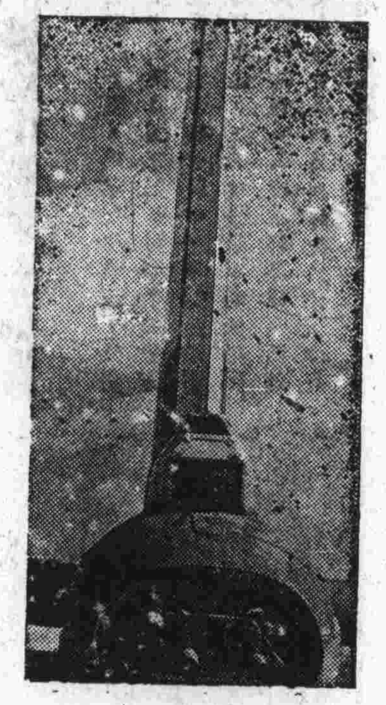
★美國製造的新式飛機巡禮

美國陸軍用B—17—E式轟炸機，為飛行堡壘級中之翹楚巨型機，為波音公司出品 其續航力甚強，火力及裝甲設備亦優於同級飛機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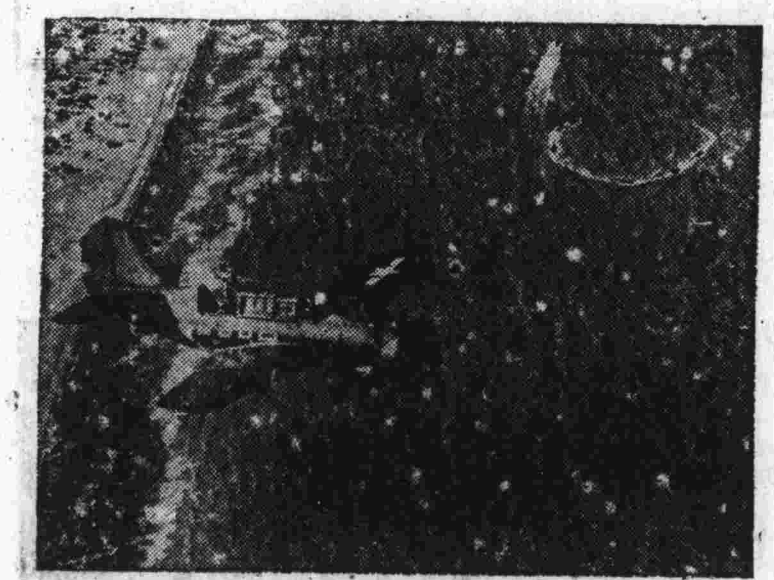
在飛行堡壘前端新裝配之「顎部槍座」中配備五〇口徑機槍二挺，用電氣操縱，由後部之轟炸手支配之，該二槍有效射程在千碼左右，迎擊前方來襲之敵機。



★B17-E 飛行堡壘★



飛行堡壘尾部之砲手操縱・五〇口徑之機槍兩尊，靜待敵機前來送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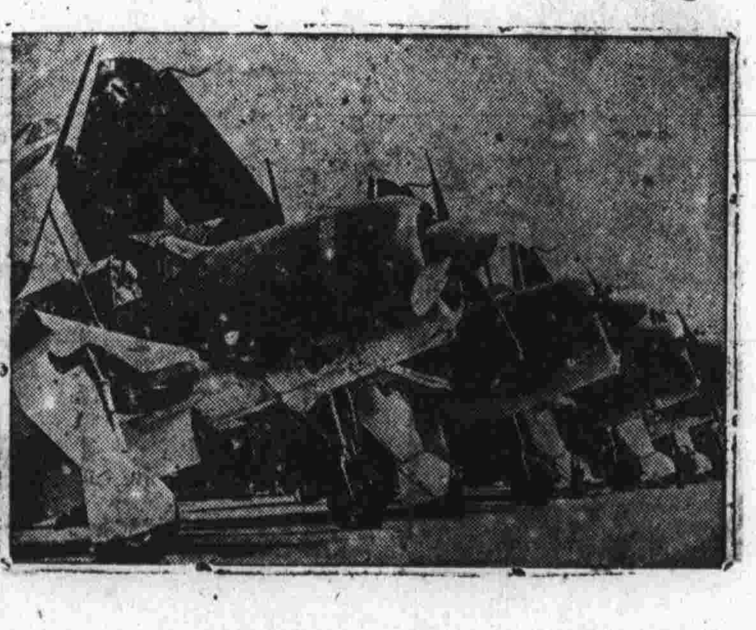
新式的地獄俯衝機除了轟炸敵人之外，還能掩護軍隊登陸，上圖中地獄俯衝機低飛監視敵人，登陸艇正作環形周轉，予飛機以規定之信號。

啓事

本報六十七期第二版右側第一圖與第三圖位置顛倒，印刷時未及更改，特此聲明更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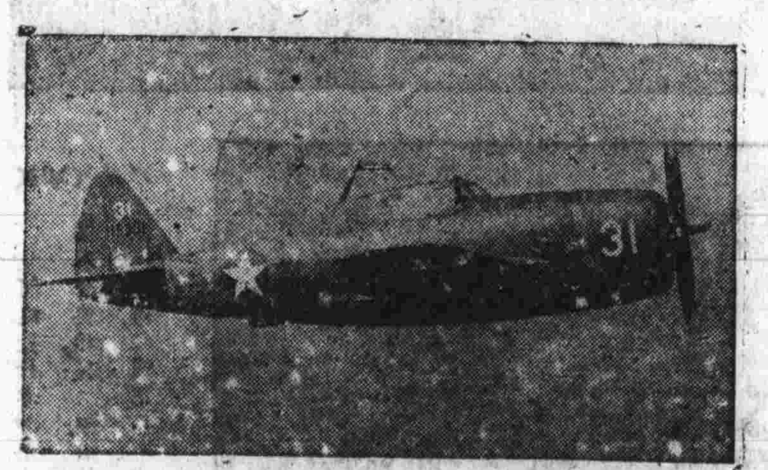
地獄俯衝機，乃美海軍最新式戰機之一，該機載炸彈量極大，且有陸上昇降之裝備。

下圖乃列成隊形準備出擊敵人的地獄俯衝機羣 去年十一月十一日，該項機羣首次出現於拉布爾上空，以二十三架與敵八十架零式機周旋，仍能從容沉敵輕巡洋艦一，驅逐艦一，可能擊毀重巡洋艦一，輕巡洋艦一・驅逐艦一。



代郵

守仁先生：承指正，謝謝。



轟雷式飛機為美國陸軍用P一四七型驅逐機中最厲害的一種，它是共和國公司的出品，在各戰場上都建立過殊勳。（請參閱本期六版：「飛機的命名」一文）

聯合畫報

SPARS
美國海岸警備隊的婦女隊員
王芒蒋

一年多以來，美國婦女身穿着她們國家最老的作戰部隊海岸警備隊的制服。她們這些毅然而堅定的婦女，都去海岸擔任工作，讓多數受過訓練的男子到戰線去服役。她們正式屬於美國海岸警備隊的婦女後備隊，一般稱她們為SPARS。

SPARS這個名字是婦女後備隊主任桃樂賽斯他頓海軍少校選擇的，本來是海岸警備隊格言「Semper paratus」的第一個字母所拼成，譯成英文就是「常備」的意思。

歷史

在羅斯福總統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簽署建立SPARS的法案以前，從沒有任何婦女被允許參加海岸警備隊服務。

SPARS的隊員除去不在海上或是國外分站服務外，她們同海岸警備隊的男隊員都享有同樣的權利，工作和報酬。SPARS不是海岸警備隊的附屬機構，而是她的一部份。許多SPARS隊員的丈夫都服務軍中，有些是在海外服務的軍官的女兒，有些是在前線作戰的士兵的母親。

一個SPARS隊員可能担任司令官的助理，管理望遠儀器，或是監督重要的航運工作；她可能被派到有廣大秘密性的活動單位去，或被派抄收秘密的電訊。她也可能做一個牙醫助手，堆棧管理員或是福利助理幹事，協助解決在世界各處船艦和運輸艦上服務的海岸警備隊隊員的種種問題。

服務部門

SPARS的服務部門分為堆棧管理員，無線電管理員，船艇駕駛員，藥劑師助手，砲兵助手，攝影師助手和專門人材。專門人材又分為分類，運輸，事務和外事四個部份。

SPARS開始在美國東南端佛羅利達州棕櫚海灘（Palm Beach）的一個學校裏受訓，她們在那裏受到測驗她們能力的試驗。她們經過這些試驗和口試後，就被選擇送到各種專門學校去深造。

任何自二十歲至三十六歲之間，體格康健，具有美國公民資格，曾在高等學校或職業學校攻讀兩年的婦女都可以報名參加SPARS。祇要看一看她們袖口就很容易把她們和別的服務隊隊員分別清楚，她們在袖口上配有海岸警備隊的盾形飾章。軍官們在她們的藍色制服上服具金質肩章，在白制服上配着藍色肩章。

婦女後備隊成立後的第一年中，參加的隊員有好幾百人。她們是來自各階層的婦女，但都能迅速而容易地適應隊中的行伍生活。她們中間有些從前做過模特兒，有些是無線電女伶，售貨員，秘書和家庭主婦。美國婦女高爾夫球競賽冠軍比蒂希克斯（Betty Hicks）現在是婦女後備隊的一級海員，她現在被派在華盛頓總部工作，那裏婦女隊員人數比男子隊員人數多一倍多。希克斯說：「在SPARS的隊中生活比贏得冠軍還要令人興奮。」

新英格蘭區麻薩朱塞州布洛克林（Brookline）的梅．鮑契爾（May Boucher）也是婦女後備隊的隊員，她在海岸警備隊醫院管理一架化驗機器，沙萊愛勒黛（Sally Eveladay）每天在運輸部的工作是檢查摩托車輛的機械。檢查一架兩噸半卡車的引擎的工作實在有點繁重，但是她的技能却能使她勝任愉快，海岸警備隊因此能抽出一個男隊員到海上去服務。

瑪麗是砲手呢！

瑪麗．梅．德本（Mare Mae Deppou）是婦女後備隊內僅有的幾個砲手中的一個。瑪麗從十二歲以來就和大砲結不解緣。她並不真正開砲，但是她能開砲，還從她連發一百十七砲砲中靶一事可以獲得證明。她代替的是一個修械所的主任，他現在海上充任砲手。

SPARS成立已有一年，一年後的今天，她們對於她們所做縮短戰爭的工作都合理地引為自豪。美國海軍中將派恩（ pine）最近說：「SPARS已使我們都感到驚奇。她們以一種令我們羨慕和尊敬的熱忱和直率去履行她們的責任。」

很少岸SPARS隊員抱有想在海岸警備隊中發展個人事業的雄心。她們僅是懷抱着普通願望的普通婦女，她們計劃的是在戰後建立家園和養育的家庭。（完）

『戰士之母俱樂部』

譯自一月八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週刊

無論那一天，在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五時之間，你偶然走進紐約市奧本區根居西街八十三號，你一定會聽到一羣婦女在互相訴說他們收到出征海外的兒子們最近寄來的一些信件。

在一所寬敞的俱樂部的一角裏也許是兒子們在一個戰區裏的母親們。她們互相比照信件，得到了她們兒子們所在地區內情況的一個綜合印象，也許有一個婦女會說她的孩子關於伙食是怎樣說的，另外一個孩子關於天氣是怎樣說的。另一個孩子寫到那些土人的風俗習慣，喜歡大自然的孩子可能寫到花鳥或風景，有幽默感的孩子寫到一些有趣的意外事件，在每封信內充滿着樂趣。

這羣婦女是由華特夫人（Mrs. J. Rogoldwalt）組織的，它被稱為「戰士之母」。華特夫人自己的兒子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出國遠征，六星期以前她曾接到他的信。在收到最初的幾封信的時候，華特夫人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種把信讀給每個人聽的「真正的衝動」（這是她自己的說法）。當她向兒子們也都出征了的母親們談到那些信件時，特別感到快樂。

那是出於她自己的一種靈感，她分別寫信給與本區內兒子出征而知道地址的婦女。要求她們同來集會，分享這種談談兒子們情況的情味。華特夫人說：「我們往往一直談到孩子們搖籃時期的故事」一個母親在到過俱樂部後往往會說：「現在我有些事情可以寫信告訴我的孩子了」。

在很短的一個時期內有三百多位母親接到邀請的信。聚會到俱樂部來，那個俱樂部地位適中，據說原來是華特夫人的房子，她把它交給大家公用了。

華特夫人的朋友克拉普夫人提供了實際的經濟上的幫助，並且自願每天以四小時時間在俱樂部辦公，担任打字，並保管各種記錄文件。

現在這些「戰士之母」所做的還不僅僅是談論。關於到過俱樂部的母親她的兒子她的階級，防地和家鄉通信處等都一一登記，在有些特別的時機，如發起運動，或某種不平常的活動，照例俱樂部向母親與出征的孩子分別發寄一封信，並常常附寄花朵或是一小件禮物。

俱樂部壁上將掛着大約二百張奧本區服役子弟們的照片，它們被分別按照防地的區域合掛在一起，如果有一位母親她沒有兒子的照片，那她也可以借一張別人的照片來代替。

在這個集團中間也有兩百個母親從軍的孩子還留駐在美國，當這些孩子休假回鄉的時候，他們也喜歡到俱樂部來，打聽打聽她們的朋友們現在那裏。

這個集團內已經有二十二個母親是已經兒子戰死了的，她們按例都佩帶着金星，其中有一位母親說：「雖然有的母親們已死了孩子，大家都還是那樣愉快，那是因為我們並不隱諱我們的悲傷，或是故意把悲傷遮掩着，倒是很自然地談論着。」

調查與會見那些戰士之母的方法是在報上登消息，由會員介紹，查教堂裏的登記，俱樂部一知道有一個「戰士之母」的時候，立即發出一封正式的信件，作友誼的邀請，並說明俱樂部的宗旨和概況。

戰士之母都得到一隻華特夫人捐贈的別針。有一位老祖母一向佩帶珍珠寶石，現在佩上「戰士之母針」感覺她比她任何一顆寶石都要榮耀得多了。

關於這個集團的活動自然也通告散佈各處的兒子們的。有時候有些母親要求華特夫人或克拉普夫人代她們寫信給她們的兒子們，兩位夫人都很樂意幫忙。因此她倆從全世界各處收到了來信，那些出征的孩子們感謝她們幫助他們的媽媽的厚意。

有一個休假歸來的戰士在俱樂部的來客留言簿上寫道：「今天我終於看到了恆念已久的「戰士之母俱樂部」了，我早就想像它十分美滿，但是它實際美滿的情形遠出我想像之外。華特夫人與克拉普夫人進行着一項良好的工作。她們已得獲我所竭誠盼望的努力的成就。此外我要寫下來的是我對她們在我出國期間對我母親照顧的萬分感謝。（我相信每個閱看這簿子的人都會讀到我這幾句的）」

有一位奧本區的孩子會在瓜島作戰受傷。被送在加利福尼亞州休養。他托人帶信給「戰士之母俱樂部」說，他不願意寫信給母親告訴他母親他自己受了傷。使她難過，但是他希望能寫信以前，能和家鄉的人有點接觸。於是華特夫人和克拉普夫人就當了她的「寄母」，有三星期的時間每天她們中總有一個給他寫信，剪寄一些報上的新聞和笑話給他，送他一些小禮物，正如她們對待她們自己的孩子一樣，當他快痊愈的時候，她們宴請了他一次，而他的母親向他打了兩次的長途電話，所有一切可用的安慰人的辦法，「戰士之母俱樂部」都運用到了。

奧本區的商界中人對這個計劃也頗感興趣，相信俱樂部檔案內所有的記錄，在寫作第二次世界中奧本區所作努力的歷史的時候，一定會有無可估量的價值，」華特夫人說：「我們得到許多自動的協助。[illegible]我們得到許多食品禮物。使我們驚喜不止的是我們的工作已引起二十歲以下的人們的興趣。我們有三個這種年齡的經常協理書記，她們都懂得我的意思，能夠整天料理事務，成績很好。「戰士之母俱樂部」不收會費，不捐款，沒有章程，有人提議說它可以給一個「同音社」的別名。（完）

前美國俄亥俄州阿克隆市市長史巴克斯（C. Nelson Sparks）最近出版一本十八頁的小冊子，題名「One Man—Wendell Willkie」[illegible]「天下一家」[illegible]

以外[illegible]「天下一家」[illegible]

×美國格林馬丁公司所出最新式「火星」飛艇[illegible]

×美國[illegible]

×美國[illegible]

×美國西部[illegible]

×美國[illegible]

×蘇聯的新國歌[illegible]

×美國[illegible]

×美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民族的[illegible]領導的[illegible]我們從勝利走向勝利！

一敗塗地

塔爾巴作

發揮威力！　艾德蒙・杜非作

空手作戰的飛行員

懷德（W. L. White）作

譯自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讀者文摘」

我想去拜訪波利爾加中校，因爲有一個關於他的故事從奧地利到西四里被傳得人人皆知。那故事是這樣的：有一天波利爾加飛行在新幾內亞上空，去照日本在布納陣地的像片，那時忽然有一架零式機飛來向他猛擊。我們要曉得，波利爾加是一個空中攝影師，他的飛機上什麼槍砲不帶。他把操縱桿向後一拉，直飛了上去，然後轉過來作倒懸飛行，最後由敵機背後飛下，用螺旋槳碰住了零式機的右翼，最後螺旋槳的翅子打破了敵機的翼，就像我們用電扇的翅子把一個火柴盒弄碎了一樣。那個零式機就墜入了布納的海港。波利爾加攝影任務完成之後，就回到摩爾斯比，把飛機擠彎了的螺旋槳矯正過來。

可是他自己不承認。（「不！」波利爾加說，然後又接下去，「天曉得！不，那不是我！」）可是他就是做這種故事中英雄一類的人物。

軍隊中的人說我可以看他，然後他們又說：「靠近波利爾加坐着的還有一位校官，你一定認識他，你見過他的像片，他剛由非洲回來，是我們這裏最出色的軍官之一。可是你要記住：你寫東西的時候可不能用他的名字。」

「爲什麼？」

「因爲他就是那樣的人，」他們說。「假若我們告訴你他作過的事，只要告訴你一半，他就會講我們在替他吹噓。所以假若你要報道他的事蹟，必須要隱其名姓。」

這兩位校官，靠着坐在桌旁，兩人長得都很白晰，藍眼睛，大約都是三十歲剛過。波利爾加，胖胖的，圓面孔，很高興的樣子；那位無名校官的臉孔顯着很機警，很敏速的樣子，側影像在什麼地方見過。

波利爾加說，「關於空中偵察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吉波林（Kipling英詩人）所說的：『個人旅行走得最快。』那就是我們。因爲偵察機最大的隊形就是一架飛機，裏面有一個人。」

無名校官說，「可是偵察飛行員要懂得許多技巧，要達到他的目標，要懂得航行員所懂的一切。他必須有投彈手那樣準確的手法。有時他要不帶槍而從敵人的攻擊中逃出，他必須會空中戰鬥員用過的一切飛行花樣。」

「可是你不用替他担心，」波利爾加堅持地說，「因爲偵察飛行員的飛機是P—38式—速度最快而火力最大的飛機。用這種飛機於偵察工作，把重機槍和火藥除去之後，就等於速度增加了四五十哩。」

那麼，他們至少要放進三個照像機去，」無名校官說。「一個在機腹，直照下去，兩旁又各有一架，放於相當的角度，結果照得的像從一面的地平線到另一面的地平線。飛機的急速妨礙了照像機的開關速度，所以在你攝影的時候，你就按操縱桿上的紅扣，有如戰鬥飛行員放射機槍一樣。

「首先，他們也許要整個區域的一張地圖，你得在雲煙中飛來飛去的照像，正像你耕一塊田地一樣。假若你運氣好，遇見晴天，你可以在三萬呎的上空攝影。其次，他們也許給你指定一個特別地域！譬如說，某處敵人的機場。你也許要從低空攝影，爲的是使我們的傘兵從八百呎空中跳下去的時候他們所見的機場正同作照的一樣。他們每人都有一張照片，幫助他們找到集合的地點—我想他們在解開跳傘後一路飄下的時候，還研究那照片嗎。

「或者你在夜間飛去，扔下照明彈。照明彈在一千五百呎的時候就爆開放光，照明彈的光芒射到飛機底上一種光感電池上，這電池就開開照像機的開關而攝影。」

「這非常非常危險，」波利爾加接着說。「你要是載着這種合鎂照明彈，只要有極細小的東西碰着炸彈的主要部份，你就要像火柴盒一樣燃燒起來。」

「你開機關槍嗎？」

無名校官說。「假若我們給我們的兵士機關槍，那對他們简直是極大的引誘，他們就不會作他們在戰爭中指定的任務了。他們就會忘了照像，而去空戰了。我們需要的是像片，不是英雄。」

「沒有槍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危險，」波利爾加說。「有許多方法可以逃避戰鬥機。有一天在拉布爾上空，有一大隊零式機飛在我上面。高速機出了毛病，我不能飛快，往後一看，他們可飛快了—有二十三架。

「那時，我往前一望，我看見有一大隊飛機飛來，原來是肯．郝傳生（Ken Hobson）的第十九轟炸隊，於是我有了一個聰明的想法。有的戰士們飛着很漂亮的隊形—他們的大空中堡壘整齊像梳子的齒子一樣，密密地向前並進，於是我決定把那些零式機做爲小小的聖誕禮品送給肯—我所有的機智比任何明白人都多。於是我直向肯飛去，後面跟着那二十三架零式機，我正好飛到兩個空中堡壘之間。

「肯的機槍手把那二十三架敵機射掉了十七架。事後，那些孩子們告訴我，肯因爲我把那些零式機都帶來攪亂他那整齊的十九轟炸隊，簡直氣壞了，可是後來他曉得我沒有帶槍，到了基地之後，他很高興。「就是這樣，」他對我說之後，他很高興。「就是這樣，」他對我說，「不要叫別人欺侮你。回來找爸爸，有我作主。」

「富蘭克．郝的絕技，」無名校官說，「是低空斜飛，你飛低到一百呎，然後加油飛過敵人海岸的水面，他們就向你掃射，正像在鎗技廳中大家射錫鴨子一樣！你同時從側窗照像，那樣我們的傘兵就可以看到海岸的全形。英國人稱這種孔戲爲『擲骰子任務』。因爲你把你的生命都孤注一擲了。」

「郝有常人所無的幽默感，」波利爾加說。「一天，他被派飛往撒丁尼亞的加格利亞利去。氣候很陰沉，他必須飛得很低—一飛正飛到一個軸心機場的上空，那時正有一大羣飛機在盤旋準備着陸。

「郝說他不願意特立獨，所以他也盤旋起來。他們認出了他，可是他們在一齊齊飛，投鼠忌器，沒人開槍，最後他抓住一個機會飛了出來，飛上城去。

「他飛到車站，正好有一列火車開進來。他有一些空的油桶，現在到了卸貨的時候了。他飛低了，把桶子正好投在火車上。嘿，眞有效！桶子掉在車上響聲響極了，正掉在車頭面，而且郝親眼看見那位司機從車頭跳了出來，大多數的旅客都由窗口跳出來。郝說那列車眞由軌中翻出躺在地上了。他因爲這次笑了一個月—還拿出司機跳出火車頭的照片給人看。可是我們的轟炸手照像照得很準確，他得到了空軍十字獎章。」

在羅馬大轟炸前，我們偵察羅馬的時候，還有一件滑稽事。」無名校官說，「利昂．格雷在二萬四千呎的高空攝影，那時有兩架義大利的飛機—馬奇二〇二式—來攻擊他，一左一個。於是格雷在他們開火的時候，突然拉起直向上飛，有一架馬奇式的把另一架打了下來。格雷飛回來的時候，一路大笑。」

「阿來克斯．該利也是個不用槍的偵察飛行員，」波利爾加說。「有一天他在南太平洋作低空偵察，忽然有一隊巡邏的日本零式水上機向他撲來。那些水上機遲慢而又笨重，該利把他們可玩苦了—有時向他們直衝下去，衝得極近，把他們衝直嚇破了膽。P—38號的火力能把零式機要瘋了。最後，該利終於逼迫他們全部降落在水面上。最後一架下來的時候，該利追了下去，用螺旋槳的掃蕩，把那架日機弄翻了。

「該利回來的時候，大家都很驚訝，過後我說他瞎說，我根本不相信那故事—我說附近根本沒有水上飛機了—可是第二天該利的像片冲洗出來之後，果然有那些飛機！還有一架翻掉的。」

「好，」無名校官說，笑着看了波利爾加一眼。「如果你不願意告訴他你受傷的故事，我可要講了。」

「噢，那件事啊，」波利爾加也笑着說。「很奇怪的傷。有一天我在雷區和薩拉摩上空偵察，我看見一列好像是零式機在成隊飛着，約在我五百呎以上。

「那時他們向前衝，我也向前急飛，飛行速度表的針剛好過三百。用這樣的速度急飛總會把零式機落在後面的，超過了這個速度他們會把機翼飛掉。我正要回轉身來笑他們，那時有一列子彈射了過去，我向後一看他們正在我後面，在射程之內而且愈飛愈近。我同時看了出來。他們不是零式機，而是德國式的—我也不曉得日本鬼子那裏來的這種飛機—也許是在德國造的。

「我趕快加速急飛。速度表的針指着四百，又指着五百。這速度可快極了。我逃開了日本人，可是當我減小速度的時候，我覺得我的內臟跑了出來。」

「原來是這樣，」無名校官說，「你減小了速度，可是你的內臟還是要向前急飛。」

「我只知道，」波利爾加說，「在我俯衝的時候，使我有兩時長的腸子墜出到褲子裏面。我回到基地後，醫官替我用鵝片膏塗抹包紮起來。可是因爲我們沒有像片，不能證明我作戰經過，而他們也不會僅僅因此給我獎章。」

正在這時候，電話鈴響了，無名校官接過電話之後，因爲作戰部有事召他，他就趕忙離去了。

波利爾加中校望着他走開。「他是很有辦法的軍官，」他說。「你聽他說過他的軍士們喜歡出去執行『擲骰子任務』在機槍的彈雨中，在敵岸上飛來飛去嗎？他所不會告訴你的，就是這也是他的特技之一。因此他的軍士們對他們的「老頭子」（他們這樣稱呼他）總是言聽計從。他並不派他們出去，而是領導他們出去。他們知道他永遠不會派一個人去作他自己不願意作的任務。在戰鬥中，他曉得世界上一切的技術，他的軍士們會告訴你，如果他不是那樣的一個人，他早就拿到了榮譽獎章了。」

（完）

× × ×

一九一八之陰影。

費茲柏特立克作